



梅花镇情事

倪正平

五、不平静的婚礼

驼子根田要娶林家小娘的消息传出,小镇瞬时开了锅。自打落脚梅花镇,外乡女林秋月便成了镇上许多后生追逐的目标,谁想让梅根田抢了先。令后生们备感羞辱的是,压他们一头的人原本连“参赛”资格也没有。

那愤懑的气氛伴着深秋的雾气在小镇上弥漫着、扩散开,沉浸其中的还有历来信奉门当户对的大小小过来人。很快,林家父女被贴上各种不堪的标签,直至恶毒的人身攻击,梅花镇的人们才在心理上找到些许平衡。

风暴眼里的梅根田倒是很平静,他的想法:夸成花也好,骂成婊子也罢,我梅根田和谁搭伙都是赚的。

十月初八,梅根田当街摆下六桌酒水,请来街坊邻居连吃两顿。除拜堂成亲环节,其余冗长的程序一概取消。梅根田晓得此次攀亲惹了众怒,倘若再大肆张扬,恐真会激出事端来。他还特地把镇公所治安警孙武夫请来喝喜酒,想以官家的威势镇一下那帮不甘的后生。

即便如此,当天还是出了状况。下午五点刚过,一阵熟悉的礼乐声由远而近,不一会竟有五位鼓乐手出现在现场,齐刷刷地立在店门外起劲地吹打着。众人细一听,竟然是礼乐曲,便纷纷上前喝止。无奈乐声太闹,五人仍鼓着腮帮子卖力地表演着,直到根田急步来到门外才停住。看到穿着喜庆的根田出来,那几人也一脸懵,道:别人出了钱叫来这里接办丧事,还特地嘱咐必须一路吹打过来。

根田一看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给每人递了一根烟,赔笑道:

“几位辛苦,那人传错话了。这里是婚礼,我是新郎。这样,再付你们一块银圆,给我演奏婚礼乐曲!”

领头的惶恐地接过大洋,转身朝四人一挥手,乐曲再次响起,当然是换成了欢快的婚礼曲。

曲终人散,已是二更以后。梅根田有些吃力地上好排门板,经过一天的应酬、折腾,还有那不清自来的乐曲惊吓,预想中的兴奋和激动已全然没有。

梅根田掀开罩在新娘头上的红布,借着跳动的烛光,细细端详着眼前将要同床共枕的女人。这是两人第一次照面,尽管听过无数次的描述,眼前的林秋月还是把他惊着了,那带点异地风情的美超出了他的想象,精巧的脸蛋,匀称的身形,身上每一个细节都布排得恰到好处,仿佛差一点、歪一毫都会让这完美荡然无存。

林秋月的眼神始终向下顺着,她不敢也不想与这位父亲指定的女婿对望,然纵有千百个不情愿,在这陌地他乡她又该如何!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僵持了半个多时辰,直到打更人的提醒声在街面上响起:“天干物燥,火烛小心——”

根田上前把被头打开,轻声说:“你先睡吧,我想一个人再坐会。”

六、祸起萧墙

梅根田的新婚第一夜是趴在八仙桌上度过的。当他醒来时,新娘子林秋月已在厨房里摆弄早餐了。恍惚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个有妻室的人了。

别看林秋月细皮嫩肉的,倒也一点也不娇气,过门没几天就要帮着根田打理剃头生意。根田就教秋月替

客人洗头。根田发现,新婚妻子不仅年轻貌美,手也很巧,半天工夫不到便能放心让她上手了。

十月的最后一天上午,根田夫妇像往常一样忙着为客人剃头剪发,镇上有名的泼皮后生花嚓嚓一步跨进屋来。

“根田师傅,剃个头。”花嚓嚓用手捋了捋油亮的头发,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来。

“哦,稍等。”根田膘一眼来者,淡淡地回了声。

“真是人逢喜事生意旺,你根田是越来越忙了。”花嚓嚓在门口的长阔凳上坐定,眼睛直向一旁正为客人洗头的林秋月身上扫去。

“你可是难得来这这里的,也想品品我的手艺?”

“你这里不是多了个能洗头的美人吗,想尝尝鲜。”

“莫开玩笑,人家光顾是看重的我的手艺!”

“哟,还当真了,俗话说好主不惹上门客,你根田长能耐了!”

根田不吱声了,这货明显来者不善。

替前面那位完成最后一道程序,根田一抖围布,叫声:“花少爷,到你了。”

花嚓嚓坐到椅子上。根田把围布往他脖颈上一系,便要动轧剪。不料花嚓嚓腾地站起,高声叫道:“系这么紧,勒死我了!”

“不系紧头发要往领口里钻的。”根田赔着笑脸。

“那不行,我打小有哮喘病,勒紧了就喘不上气。”

“那咋办? 这样,我拿条大点的毛巾搭一下,好碍挡下碎发。”根田拿出一条干毛巾搭在花嚓嚓的后颈上。

根田举起轧剪,顺着花嚓嚓的后颈

往上推。才三下,花嚓嚓又站了起来:“这头发直往领口里灌,要扎死我呀!”

“你不让系紧,头发难免要刺到皮肉。这不痛的,就有点痒,忍一下就好了。”

“那不行,我剃头又不就你一家,从没这般难受过,跟受刑似的!”

“现在刚开始,你可去别处。”根田立在一旁,伸手要摘花嚓嚓后颈上的毛巾。

花嚓嚓回身用手一挡:“怎么,根田师傅,想让我豁着后脑勺出去? 怎么整我不管,必须给我剃完,还不能扎着我。都说根田师傅手艺好,我看是徒有虚名。”

根田忍住火气,把花嚓嚓重新按到座椅上,把他脖颈上的碎发用毛巾擦干净,清理后再搭上,每推二三下就照此清理一番。好不容易为花嚓嚓塑好了头型,根田舒一口气。

“可以做到的嘛。我说根田,你这技术还能再进一步。”花嚓嚓站起,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向边上的脸盆架走去。

林秋月已在那边等了,盆里的热水也已调好。洗头时,花嚓嚓原本双手把住大铜盆的边沿,可不一会就不老实了,撒下一只来,向秋月的大腿上摸去。秋月本能地快速躲开,用手指敲了下花嚓嚓湿漉漉的脑袋,想警告一下他。这花嚓嚓哪肯罢休,刚离开的手又向上摸去,一把抓住秋月圆润饱满的臀部。林秋月触电似的跳开,手下意识地把花嚓嚓的脑袋重重地搥进半盆温水里。

根田一看不好,赶紧上前把秋月拉开。然一切已晚,只见花嚓嚓扬着滴水脑袋猛然跳起,把铜盆里剩下的水一股脑儿泼向秋月,又操起空盆朝梅根田的头狠狠砸了过去。

我们会如此狼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虚弱与不堪一击? 只因我们的渡口,站满了凡夫俗子,沾满了世俗的烟尘,却还要努力逼自己拿出一束世外的绚烂,去遮掩与填补内心空虚的芳香。

看着这行将干涸的渡口,野草攀上了石阶,多想伸出历史的手掌,搀扶曾经从身边经过的爱情,可是春风拂面,转瞬辞去,留下了淡淡愁怨伴着淡淡花香。

眼前的桃叶渡,是破损的,那份饱满的爱,如今破损了吗。

偶然的一片桃叶飘落,可是春的伤情。如果能够对你说,是吗,每个季节都有这份伤怀吗。

我经过的与你经过的,哪个更为真实地观察到了眼前的风霜。一夜春风,真能带我回到远古,去细细揣摩公子那些婉转的笔锋,遒劲的抒怀。小桃的羞涩,是否可以作为一枚小小的印章,在我的文字末尾,轻轻地按下她殷红的名姓。

秦淮河,你不老。桃叶渡,那些被渡过河的爱情,今生与来世,都不老。

弯。生活使我渐渐明白,到了我这个年纪,可挽留的东西越来越少,不愿挤进人群,甚或说人不是。

七

对于美好,有很多理解。簪岭是美好的,粉墙矗矗,黛瓦鳞鳞,棹楔峥嵘,宛如城廓,群峰之间的河谷地带,枕山面水,日光充足。簪岭原住民现已搬到山下,有些房子已存数百年,需要进行修缮和保护性开发。我常常想,有好多地方,我们来过、走过、看过,也会惊异它的美轮美奂和非同寻常,却不想长久地待下去,这单纯是因为一种生活习惯使然吗?

山河远阔,繁华尘世,我们带着爱上路,把花开花谢化成浅浅的诗行,无论走到哪里,满目皆是风景,否则即便行遍天下,心里也是空空的。

桃叶渡

散文

许仲

嬉笑怒骂,总是与两情相悦相关。到了渡口,这些湿了船家、湿了季节又沾染爱情的水雾,又一次向公子袭来了,但爱人还没到来,虽然春天已来,花香已来,唯独你没来。

秦淮河被赋予的美丽远不止这些的。爱妾没来之前,这个渡口,便被赋予了无限遐思。石阶染绿,花香染尘,长袍水秀,浓妆淡抹,而这时候给你的一丝浅笑,足可以像一朵小小的浪花那样,打湿你的脚印,让你相思无寄处,欢乐无所从。

写下的文字,要等待墨干,与子携手,要等船归。这样渡下去,总有结果的,这样爱下去,总有结果的。只要你去爱,敢去爱。

小桃的笑,是动人的,有着千年魅力。渡口边的野草,开出明媚的花,他们争相探看,让渡口的绿拥挤不堪。谁会为谁让出一条路,谁就会拥有一条自己的路。小桃,你拥有的四月天,比春天还要珍贵。

就这样看着浪花,午后的时光已涉水而去。两个身影,直到今天还是

那么认真地互相传递着温暖。像两行隽永的诗行。岸边的绿柳,早先记录的辞令已经泛黄,而隐藏在内心的语言,却又在刺目的阳光里难以开口,就托付一阵清风,让刚刚飞来的黄鸪鸟代为传唱。

也许送走的只是传说,也许迎来的只是一场春梦。在金陵的每一个黄昏和夜晚,那些闪光的思想,总是夹杂着人间的恩情和愁怨。王献之与小桃的愁怨,难道能逃过历史的咒语。当今天的回望变得如此之轻,今天的叙述变得如此之淡时,我们早已在心中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相约的地点,这些浪漫的情节,也许超越历史,越过历史的水面,抵达了设想的彼岸。

我们曾经经常这样要求着爱情,让他们符合我们一些,让他们把得到的部分拿出来,套用在我们的名字上,让我们用这些点滴去升华自己的情感。但王献之与小桃总是不肯的,总是坚守着他们的桃叶渡,让那些过往的君子唏嘘不已,让那些带着鲜花的女子,只得又带着鲜花离开。为什么

天开簪岭

散文

王海波

抵达簪岭已是傍晚。牌坊上方“天开簪岭”四字颇具个性,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天色微暗,难以辨识。有些东西未必在高处,我就非得仰视。

近八个小时车程,双腿酸麻,下车伸了伸,继续朝天街迈进。雨雾缭绕,拾级而上。古木参天,溪流淙淙。抬头发现,远处依旧在远处。

忽然想起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天街非簪岭之天街。

二

簪岭地处婺源石耳山脉,山居村落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民居串接。接近簪岭,骨子里多了仙气。赣风徽韵,生态人文,这绝妙之地宛若天上人间,我多想把这山这水这云间雾气搬回老家。

三

因为一场雨,没能目睹簪岭晒秋场景,多了一份缺憾。簪岭晒秋是簪岭特有的农俗,家家户户将收获的农作物放到屋顶晾晒,黄的红的色彩和谐相映,朝晖暮收,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晒秋风情画。对面的梯田花海掩映在一片蒙蒙烟雾中,错过了季节,我想等下一个花海正盛,再来簪岭。

四

簪岭的小吃街小吃纷呈,我买了一些小吃,在众屋(酒吧)要了两听啤酒。我坐在朝西的窗下,舒缓的旋律把天街隔得远远的。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对一屋触碰灵魂的音乐,我倏然涌起孤寂,莫名地疼痛、感伤与窒息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五

旧山松林老,独自绕阶行。雨林、森林和古树群散发着盎然气息,其中有的树龄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们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和雷电天火的袭击,依然傲立在簪岭陡峭的悬崖之上。当我双手轻抚它久远的岁月,冥冥中你会听到亘古的歌谣在簪岭上空低回。漫步其间,徒然慨叹,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六

簪岭确实是个移步换景的地方。一路上游客不停地拍照,总想把簪岭美好的瞬间留在记忆里。我每到一处也会拍些自然风光的照片,自然之美,无雕琢之痕,大自然留给人类的除了真实还是真实。说实话,我很少自拍,也是因为自己老了。这些年皱纹渐增,头发渐落,唯有脊梁不

走过唤醒死亡的戈壁需要勇气

这里没有影子
忽然来的风手上也不拿刀剑

荒丘站在这里的历史
这里就是一段残戈断戟
死亡是没有生命
生命生命
什么时候走来了刀光剑影

戈壁没有记忆
戈壁不会说话
风沙扬起的天空剩下的是沉默

有时候沙子就像一只鸟
一只鸟被沙化的场景
给唐诗宋词
寻找戈壁上的日常生活

当它们陷入梦中的杨柳
沙子的生存是另一种力量
即使不在戈壁
死亡也会在场景里活着

那只鸟
找一片瓦覆盖冬天
覆盖纷纷扬扬的大雪
让一只鸟在这里
筑巢筑家筑梦

那只鸟
为一条水迁徙了万里之路
一片叶子是最后的家

那只鸟
填海。飞空。在路
没有忘记关隘

有一千里雪看一千里雪
有一万里雾入一万里雾
入口是诗经
出口是汉赋

徘徊只在徘徊里徘徊
忘记了过去的山
在一首诗的背后
突击了春天和秋天的草

那只鸟最后的家
是一片叶子

漏花窗
看见了什么
在江南。在看不清楚的江南

屋子疲惫了三千年的檐口
一滴雨。一滴水。一滴阴霾
住在这里的人
总想和江南结缘

已经不在隶书
已经不在行草
江南那个字
被一舟一网打尽

网上网下
是行船的人。行过江南

江南的漏花窗
住宿过清朝的风明朝的雨
一目望去
看不清楚的船
都是瓦片

虞美人
让名字写在书上的是一个词牌

让乌江泪目的是一个传说
站在炫目的色彩里摇曳的
也许是一朵花也许是一个人

风尘不解不解了千年
站在江边还是没有读懂
那把刀有没有自刎

一朵花年年在开
看似亭亭玉立却又瘦瘦依人
弱不禁风的江水
在那一刻做了弱不禁风的泪

豪气只在那把刀上
一刀割断了江东
割断了楚河汉界
剩下一朵摇曳的色彩
让你悲伤千年。在一个词牌

没有读懂一棵草的余韵
走不出草原

你什么时候
有一个黎明或者黄昏
不在草原

